

作者 : 李維榕博士

刊登日期 : 2021 年 8 月 21 日

原文刊載於信報財經新聞專欄〈故事從家開始〉

老先生的婚姻生活

無可否認，老先生很愛他的家庭，但是他不愛他的婚姻！

也許你會問，一個人怎麼可能愛自己的家庭而不愛自己的婚姻？

好像有點弔詭，但是千真萬確。很多人愛自己的兒女及兒女的孩子，就是無法去愛自己的老伴，這是很多現代家庭的悲劇。

我在好幾年前就見過老先生一家。是他的兒子首先聯絡我的，當時他們兄弟數人，完全無法與母親相處。大兒子與母親的矛盾尤其顯著，嚴重時甚至會動武。這家的幾個男人，包括父子兄弟在內，都是專業人士，溫文儒雅，何以與母親弄到如此不堪？

他們口中的母親，是個完全無法理喻的人。我提議把母親請來一起會談，他們面有難色，都說母親是一定不會出席的。但是再見面時，母親卻隨着一起來了，而且說：「我當然會來，我有一肚子的話要說！」

她好像憋了好久，一肚子辛酸，投訴家中沒人理她；先是丈夫，然後是兒子，完全當她透明。我也記不起詳細內容，但是一個女人的冤屈是那麼重，重重地壓在我的心頭。我還記得，她的丈夫一直沒有發言，都是幾個兒子為他出氣。其實大兒子並沒有把她當透明，反而是無論母親做什麼、不做什麼，他都有反應。正因如此，一見面就互相糾結，甚至大打出手。

很多父母關係疏離的孩子，都會取代父親的位置，有時為母親出頭，有時卻會為父親打不平。本質都是基於與母親難分難解，即使眼睛不盯着母親看，身體也感應到對方的一舉一動。在這個家庭，父親已經放棄，孩子仍然不斷想改變母親，步入中年，仍然不能停止，才導致那麼強烈的情緒反彈。

事隔數年，這次是老先生單獨來找我的。他說孩子大多移居國外，大兒子尤其遠走他鄉。慶幸他終於把情感放在別的發展上，現在家中只剩下兩老。老先生說：「平時還好，時間編排得滿滿的，偏偏遇上新冠肺炎，出不了門，也不能探望住在鄰國的兒孫。夫妻日夜相對，十分苦惱。」

他又說：「我已經不去管她，早上起來，自己吃早餐，看報紙。本來相安無事，但是，她竟然把我的報紙藏起來。我從來沒有這樣生氣過……差點兒就想打她……我想家暴就是這樣產生的！」

老先生輕描淡述，但是可以想像他心中有多忿怒。

他說：「我本來睡得好，最近晚上常會醒來，總是推不走要打她的意念，我怕這樣下去，會像兒子一樣真的打她！」

他又拿出一本筆記，翻開一頁，對我說：「我覺得你上次說得對，你說我們的問題，就是太太拚命在追，我拚命在跑，她愈追得緊，我愈走得快……」

他沒有說，他愈走得快，她愈追得緊！

以前有孩子在中間周旋，母親的尖酸，都有他們來承接，父親完全不必招架。母親惹怒的是父親，出手打人的是兒子。現在只有兩老，父親怕自己的手再也忍不住，才會那樣震驚！

老先生彬彬有禮，談吐得體，談到多年來老婆給他帶來煎熬，完全沒有恨癢癢的不甘心。連想打老婆這麼原始的情緒，也整理得有層有次，一點不激動。

他解釋：「我本來也很奇怪自己有那麼大的反應，很擔心真的會出事，又不想與孩子談，怕影響他們與媽媽的關係。我的家人對我很重要，尤其是幾個小孫女。可是我太太總是說話傷人，讓大家聽了不爽，她們的母親就不許孩子接近我們了。」

這正正就是熱愛家庭，卻不能忍受另一伴的苦惱！

老先生的婚姻，也是現代很多知識份子的婚姻。他們附庸風雅，對情緒的處理井井有條，就是不能忍受老伴對自己的情緒要求，因此很多時候都會認為老伴無可理喻。他們不知道老婆是需要被寵愛的，不得寵的老婆，一定會變得面目猙獰。

見過很多翩翩君子的老妻，都是咄咄逼人。記得老校長的太太嗎？由「江南第一美人」，變成兒子所形容的「江南第一潑婦」。很多患有憂鬱症的女仕都會投訴，是丈夫的冷漠把自己逼入精神病院。

當然，婚姻出現問題，雙方都有一定的責任。問題是一個跑掉了，另一人怎樣都無法解決問題。偏偏女人一旦情緒失控，男人就嚇跑了，那麼問題就只有不斷輪迴。

老先生問：「那麼我可以怎麼辦？」

我笑說：「你不是同意多年來她追你跑這個比喻嗎？這次你生這麼大的氣，起碼證明你並不冷漠，是個好現象呀！」

他苦笑說：「我太太也說過，憎恨要比冷漠好，*Hatred is better than indifference!*」

我說：「那麼起碼這次她成功挑動起你的情緒！」

很多人以為這是男人過於理性之故，我卻不太認同。老先生一樣有他動情之處，只是表達方式不一樣。談起他的兩頭狗，他就整個人都柔情似水，充滿愛意。

我說：「你太太一定會說，如果你對她有像對狗一半的好，她也一定會對你楚楚依人！」

其實要改變也不難，只要老先生肯對老妻分享一點他的風度翩翩：一聲早晨、一個微笑、一句好話、一些基本禮貌，也許就會把對方溶化。

既然彼此折磨了大半輩子都沒有分開，起碼說句感激！